

金盘街

林太乙 / 著

JIMPAWJIE

金盘街

林太乙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QALIS/66

678220

JINPANJIE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盘街/林太乙著. —北京:
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2

ISBN 7-5006-4632-2

I. 金… I. 林… III. 长篇
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N. 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
字(2001)第 085810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章
图字第:01—2001—4567

作 者 林太乙

责任编辑 金小凤

封面设计 刘 静

出版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址 北京市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政编码 100708

电话 64032266

网址 www.cyp.com.cn

经销 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

版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印张 6.75

字数 145 千字

插页 3

印数 1—5,000 套

定价 12.80 元

中青版序

《金盘街》是先用英文写的，一九六四年在美国出版，后来又
在英国出版，并有六种文字译本，颇得好评。那时我是《读者文
摘》中文版的总编辑，时以行政工作、人事问题感到烦恼，很想恢
复写作生涯，却分不开时间。后来我终于将《金盘街》用中文重写
一遍，那不是翻译，而是重写，因为既然读者是中国人，有许多外
国人不能领略的细节都可以放进去，举个小例子，小说中一个人
物在做一道韭菜炒豆腐，外国人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我在英文
小说里就不提了。我加了许多英文版中没有的情节，才在一九七
九年将文稿交给台北纯文学出版。销路甚佳，连连再版。一九九
七年纯文学结束营业之后，我又将《金盘街》修改，更加了最后一
章，才交给台北九歌出版社出版。

《金盘街》描写住在香港贫民窟里的一家人。天性乐观的寡
妇蔡仪玲和儿子阿伦、女儿莉莉梦想要搬出金盘街，脱离穷苦潦
倒的日子。当莉莉邂逅花花公子董浩生之后，他们果然搬出了金
盘街，以为生活会开始有转机，其实却是朝不保夕的日子开始，
困难接踵而来。本来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美梦的阿伦只好辍学，在
鱼翅工场里工作。但是后来，经过许多折腾，他终于能够再上学，
使他的生活再度有希望。我在九歌出版的版本里，加了最后一





章,描述阿伦、他母亲和姐姐的前途会是怎样。阿伦不再追求不可实现的美梦而面对事实,为自己计划可以达到的生活目标。我们也可以说,他失去对人生纯朴、天真的看法和奢望,而脚踏实地地生活下去。

我在《读者文摘》工作二十三年之后,认为够了,我要恢复写作生涯,便卸下总编辑职位。至今,我出版了好几本书。《春雷春雨》本来也是用英文写的,我也把它用中文重写,其他的作品都是新的创作,如《林语堂传》、《林家次女》都很受欢迎,《林家次女》得了“中山文艺奖”。我还写了《好度有度》、《明月几时有》,和最近由台北九歌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同时出版的《萧邦,你好》。《林语堂传》《林家次女》和我编的《语堂文选》、《语堂幽默文选》(共四册)都在海峡两岸出版,很受欢迎。

去年秋天我在华府中文作家协会一次午餐遇见来美访问的潘平主任,没想到因此就得以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合作,出版我的作品,感到非常荣幸。

金
盘
街

林太乙

二〇〇一年十月于华府

002

台北九歌版序

001

金
盘
街

在《金盘街》里，我描写在六十年代，喧闹、挤迫的香港，尤其是住在金盘街上的穷苦潦倒的居民。寡妇蔡仪玲和她的一子一女——十三岁的宝伦和十九岁的莉莉，不甘心过穷困匮乏的日子，决心要从这里搬出去。当莉莉邂逅花花公子董浩生时，他们以为机会来了。他们虽然搬出金盘街，过的却是朝不保夕的日子，困难接踵而至，但是他们的意志从不屈服，最后仪玲和她的子女克服了环境，有了各自认为是美好的前途。

《金盘街》本来是用英文写的，一九六四年在美国出版，颇得好评。后来也在英国出版，并且有六种欧洲文字译本。一九七九年，我将这本书用中文重新写出来，并且改写最后一部分，使故事有更好的收场。《金盘街》先在联合报副刊连载，后来由纯文学出版社出版，销路甚佳。纯文学出版社去年结束，现在幸得蔡文甫先生同意，由九歌出版社重新出版。我再略加修改，更增添一章，才把书交给他。

林太乙

一九九七年夏于华府



第一部



1

电影散了场，宝伦跟着人群涌到戏院门外，发现那不是弥敦道，而是一条窄小的路，他感到很奇怪。再看清楚，原来大家是从戏院的侧门走出来的，窄路上满挤卖糖果、冰淇淋、鱼蛋、烤鱿鱼的小贩。

看电影的时候，宝伦把自己都忘了。现在，黑鸦鸦的观众突然变成有面目的人，他们喧哗着，推来推去，在抢买零食。宝伦被困在人群中，旁边一个大胖子把肚子挤压在他胸前，对靠戏院墙壁站着的子女大声叫，问他们要吃哪一种冰淇淋——香草的或是草莓的，因为巧克力的卖完了。

“什么？”大胖子的女儿喊道。

他更提高嗓门嚷道：“没有巧克力的！”

宝伦觉得真讨厌。电影的故事和音乐还在他脑里盘旋，他不想马上又来体会戏院外的境界。他慢慢地挤到弥敦道，附近的戏





院同时散场，涌出的人群塞满了行人道，亮晶晶的汽车像一道河水在马路中间川流。庞大的红色双层巴士，像即将生产的畜生，气喘吁吁地向前爬行，到了一站放出几十个人，再载上几十个人。宝伦从戏院出来时，皮肤是干干凉凉的。现在，汗又冒出来了。双臂流汗，一头也是汗，等到汗把他的衬衫全弄湿的时候，那部电影的情节也不再绕在他的心头了。他又变成他自己——蔡宝伦，十三岁，星期六下午看了电影要回家。

但这时，这身份还有点新鲜。他在弥敦道上走，不时有一阵阵冷气从饭馆酒店里吹出来；那些大门一开，也漂出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，那些饱尝稀罕的山珍海味的人们，过着神奇奥妙的生活的陌生人。他想，有一天，他的生活会发生大变化，使他变得跟他们一样，过着不平凡的日子，做出豪气纵横的事，好比电影里的人，离乡背井，到异国去与自己的心灵搏斗，或是领一支军队起义，或是为爱情牺牲自己的生命。

有五六十个人在排长龙等开往深水埗的巴士。宝伦等了许久，来的巴士都因客满没有停。他抬头望着对面高楼大厦外挂出的招牌：“环球侦探服务社”、“泛亚航空业务公司”、“好莱坞舞蹈学校”。这些招牌更使他想像自己长大之后，会不会变成侦探或是飞机驾驶员，或是去好莱坞当明星。

终于有一辆巴士到站停下，他挤上去，爬到楼上。巴士渐渐离开九龙闹区，把他从繁华世界带走。从房屋伸出晾着衣服的竹竿愈来愈多，先是三五根，后来是塞满窗户骑楼。偶尔，他看见一个像苹果的小圆脸，从竹竿后面探望。他感觉到自己在进入森林。

宝伦在长沙湾道下车，拐进狭窄的金盘街，头上的竹竿像交

叉的树枝一般布满上空。嘈杂的声音从上面传下，像许多鸟在吱吱叫。他辨认出缝衣机克达克达的响声，电动凿孔器嘶嘶作声，还有噼噼啪啪的打麻将的声音。他俯视路上，有人躺在地上睡觉，有人坐在小凳上用煤炉烧饭。做灯罩的癩子在店铺前弯摆铁丝，木匠在扫地，也隐隐约约辨认出卖炭的老头子在他店子里吸烟。宝伦的叔叔蹲在金盘街三十一号门口吃饭，面前摆着两样小菜，他像个麻雀一般，用筷子从地上捡啄起来吃。他那卖拖鞋的摊子就摆在门口，他的生意却大半是补鞋，在进口口的楼梯下摆着一个木箱和他补鞋的工具，他在那里还装个电灯泡。

宝伦叫了一声阿叔，一口气跑上黑漆漆的楼梯。到三楼，摸到门闩，推门进去看见叔母站在烈火熊熊的炉子前面炒一大锅韭菜豆腐。她每月付给房东十块钱，有权利在公用厨房烧饭。她铲着豆腐，掀开热气腾腾的饭锅，又在烧开水，忙得满脸通红，眼睛亮得好像有鬼附身，扎在她背后的婴儿的头，跟着她的身子摇晃。

宝伦来到森林树梢上，与鸟类为伍了。通道左右是用木板隔开的床位，失业鸟、会计鸟、咳嗽的雏鸟，各在自己的单位。走到通道尽头，拉开布帘，看见他父亲——病鸟——还是躺在床上。

他母亲坐在床边做针线，头上老是蒙着个细密的发网，使她看来整整齐齐，像个有条有理的妇人。宝伦却知道，母亲的外表与里面的人完全不同。她的思想网路，只有他明白。她有一张秀丽的脸蛋，尖尖的鼻子，薄薄的嘴唇，皮肤洁白，又圆又大的眼睛。但是她随时都会把脸揉成非常难看的一团皱痕。同样的，也会忽然把脸像块缎子一样，摊得平平服服。

他因为刚看戏回来，所以对父母还能保持一种客观的看法。





他有个感觉，觉得父亲在假装生病，母亲在假装做针线，再感觉到，有一天，他们的生活会来个大变化，使他们开始过真实的日子。

仪玲看见儿子，把针线丢下，一把抓住宝伦的手腕，“阿伦！你看这个！你爸不相信。不相信！要不是真的怎么会登在报纸上？”她抓起一份《成报》指着一段新闻要他看。

宝伦望望躺在骑楼上的姐姐莉莉。她在看电影杂志，也不抬一抬头，所以宝伦知道，母亲又在大惊小怪了。他应该习惯了，放学回来，母亲像这样一把抓住他，告诉他这一天里所发现的大事——一件衬衫上的印子洗不掉，一件背心穿了洞，或是兴奋地对他宣布，才花两毛钱买了四个“并不太烂”的芒果。为生活挣扎，母亲的一天充满了惊奇和挫折。但每次被她一把抓住，他总以为，他们起码是中了彩票头奖。

“看呀！”仪玲催他，但来不及等他读，自己先把消息告诉他。“政府要拆金盘街这排楼了，要给每个住客十万块钱叫他们搬走！”

金
盘
街

他瞪着她。他们生活中的大变化是否毕竟来到了？

“问题是，什么时候拆到三十一号？星期一你去学校打听。”

自从他考过中学升学会考，成绩优异，进了一所政府辅助的第一流中学，他母亲就以为他有直接路线通到香港政府，打听得到所有的消息。他是“贵族学校鸟”。他走到骑楼问姐姐：“是不是真的？”

莉莉仰卧着，一双漆了鲜红指甲油的赤脚靠在栏杆上。“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。”她一面看杂志一面厌烦地叹道。

“报上明明说，金盘街。”母亲也走到骑楼，有点生气。

鸭嘴仔租的是在他们旁边的骑楼床位。“什么事呀？”他问。他的脸长得像唐鸭子，伸出一对长长的嘴唇，所以绰号是鸭嘴仔。

“政府要拆金盘街这些危楼了。每人可以分到十万块钱。”莉莉冷冷地说。

整个骑楼上的人都听见了，堂姐美珠嗤地一笑，“我才不信。”

“为什么不信？”仪玲说，“阿伦，读来给大家听。”

宝伦把报上的消息读了出来，鸭嘴仔从床上站起，说，“业主或许可以拿到钱，有长期租房契约的也许领得到，但是租床位的哪里有份？要有的话，单是这层三楼政府就要付四百万！”

大家笑了，鸭嘴仔得意地咧嘴一笑，露出一排黄牙齿。他看看莉莉，她却不理睬他。

“喔！我还以为我们要住进两房一厅的公寓了呢。”仪玲也跟着大家笑。损失十万元的希望，她倒很轻松，宝伦想。“两房一厅，加厨房浴室，干干净净的，容易打理。鸭嘴仔，你要有十万块钱，会怎样用？”仪玲问。

那理发师搔着赤膊瘦排骨的身子，说，“把老板的生意买过来。”

美珠又嗤的一声笑说，“十万块钱哪里买得到德辅道的理发店？”

“先合伙，然后再把老板挤出去。”鸭嘴仔说。

“想得不错。”仪玲说，翻过头去看左边床位叔叔的子女，他们挤满了个双架床。“你们呢？有十万块钱要怎么花？”孩子们笑笑，没说话，觉得很不好意思。





再过去住的是瘦婆，她看起来像个十七八岁的病人，长得很清秀，其实她已经三十出头了。大家叫她瘦婆，不知道她的姓名。她的床位堆满盛开彩色缤纷的菊花、剑兰、玫瑰，都是塑胶的。“天下没有那种事。”她低声说，一面把花蕊插在花梗上。

“那怎么可以说。”仪玲骂道，“一个人生来穷，并不是就要穷到死，风水轮流转，谁积够了福，好运气就转来了。佛陀说的。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”美珠笑道，眼珠翻转着。

“我倒相信。”莉莉说。

“你相信？”宝伦问。

“相信妈的话。风水轮流转。”

突然，他们的母亲双手捂住脸，哭了。

“爸怎样？”宝伦低声问姐姐，他恍然明白母亲这次如此大惊小怪的原因。

“没有什么变化，”莉莉说。

“有没有吃什么？”

“不肯吃，只要喝水。”

“要请个医生才对。”

仪玲放下手说，“不，不请医生。要是你爸一病就请医生，我们早就变成乞丐了。那天下大雨，他伤风回来我就对他说，‘休息休息吧，人家请你是做排字的，不是搬书搬纸的，那种粗工应该叫别人去做！’你爸说，‘不要罗嗦啦。’我一开口，他就嫌我罗嗦。嗨，总要有人罗嗦。整天闷在那暗房里工作。‘对老板说，要我搬书我就不干了！’我说，可是你爸从不开口，脾气就是那样，要给人欺侮到身体垮了再说。”

父亲也许在里面听呢，宝伦想，母亲怎么可以这样说他。但也许是因为他病有起色，母亲这才在吐苦水。但也可能是因为他病势恶化，而她撑不住了。

“别说了，妈。”他说。

“不，我要说，”仪玲说，“我要说话，这就是我的脾气，不能改。你爸是受过教育的，要不然怎么能排字？所以我不能饶他，我能做到的都做了，精打细算，莉莉也念到初中三才去工厂做事。唉，我们的日子过得一天不如一天，都是因为你爸不肯挣扎，胆子太小，想一直排字排到老，不肯找别的机会。你们应该明白的。姓蔡的一家人都一样，像白菜，而我不同，我不怕冒险，我姓杜，是杜鹃花，不是白菜。”大家一阵发笑。

宝伦却很欣赏这个比喻。仪玲也半哭半笑。宝伦能从父亲的眼光去衡量她。

杜鹃花虽然鲜艳夺目，却不如白菜那么实在。而他和莉莉呢？是白菜杜鹃花混成的杂种。

父亲在叫。他是不是一直在静听？宝伦走进去问，“爸，要喝点水吗？”他从热水壶里倒了一杯，父亲撑起身子，呷了一口，又闷声不响地躺下去。爸醒了有一会儿了，宝伦看得出，他什么都听见了。但他不出声，并不就是意思他没有在为他们一家挣扎。

“还要点什么吗？”

父亲摇摇头，闭上眼睛。宝伦不安心地回到骑楼。母亲又在说话了。

“我们在乡下也是穷，但是不是这样过日子。”她说。他们是广东梅县客家人。她父亲自己曾有几亩田，也帮一家大户工作，大户





对他们好，仪玲有机会上学，一直读到初中三。“乡下地方大，一天工作下来，大家就坐在外面休息。秋天有柚子，冬天有柑橘，空气新鲜，抬头一看尽是天空。我们可以走整天的路都碰不到人。我最爱到处乱跑，跟着男孩子跑。跑到人家的果树园吃果子，乡下的规矩是，可以尽量吃，但不可以带走。大家都守规矩，因为人人够吃够穿，什么铁丝网，床位呀？但是日本人来了之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。唉，里面的情形不要去想最好。我们总算是运气，跑来香港。我父母也死了。但是我不甘心一辈子这样住下去。阿伦，你毕业之后，会找份好工作，会替你妈弄个两房一厅住。我知道的。”

她已经不对父亲抱这个希望了。自从他们从乡下逃来香港找阿叔起，他们就一直住在这里。宝伦是在香港出世的，对母亲回忆他出世前的事，很注意听。

她好像比刚才镇定得多，她像朵杜鹃花，在潮湿闷热的夜里开了，吐着她对过去的留恋，对未来的希望，像一股芬芳充满空间。等到父亲再叫的时候，她已经有力量站起来，走进去看他。

金 不要我热碗粥给你吃？好，不罗嗦就不罗嗦！我是好心问的嘛。你
盘 爱生病就生病吧。”

宝伦突然觉得比父母成熟世故，拿他们两人都无可奈何。

“莉莉，我担心。”

“天无绝人之路。”她又来了。像母亲一样，虽然受过的教育不多，口才却不错，出口都是成语。

“明天爸不好一点就去找医生。”莉莉站起来也进去了。她像爸，把烦恼都闷在肚子里。

宝伦吃了一盘冷饭拌肉松之后，用小半桶水洗脸、手、脚，就躺在骑楼的床上准备睡觉。

月亮升起来了，把金盘街抹得像刚擦过的银器。月光伸进骑楼，抚摸着他的脸，他的手臂。他轻叹了一口气，想到母亲小时候在乡下跑的情况，就好像自己也在田里的小径上跑，跑到人家的水果园，爬上一棵树去摘橘子。他摘了一个很大的，就坐在树上剥着吃。远处有一座小山，山边长满又红又紫的杜鹃花，山顶上还有个两房一厅的白色公寓。一股凉风吹来，他周围的绿叶微颤着，他心里感到无限的消闲。他正想伸手再摘一个橘子，忽然被莉莉摇醒。他朦朦胧胧睁开眼睛，看见里面的灯开着，他母亲和叔母好像在深夜里在照相馆里照相，一动也不动。

他走进去，看见父亲躺在床上跳摇滚舞，双手在空中乱抓，双腿一伸一缩，全身在扭动，沙哑的嗓子抽着疯狂急促的拍子，眼球好像要从脑子里弹出来了。

“阿叔已经去拨九九九号电话。”莉莉说。

救护车的响声恸哭似的传来，又戛然在路口停下。

金盘街的楼房处处亮起灯，街上的人一个个伸头从窗口骑楼探望。出了什么事？一个穿白衣的男人从救护车跑出来了，叔叔在街上迎接，带他上楼。那白衣男人带着一股药味闯了进来，他摸摸父亲的头，听听他的肺，跑到骑楼叫人把担架拿上来。“肺炎。”他说，“所以他喘不过气来。”

“肺炎！”仪玲叫道。“我们以为不过是重伤风！”

“谁陪病人去医院？”

“我去。”莉莉说。担架来了，救护车的人匆匆把父亲抬下楼，

